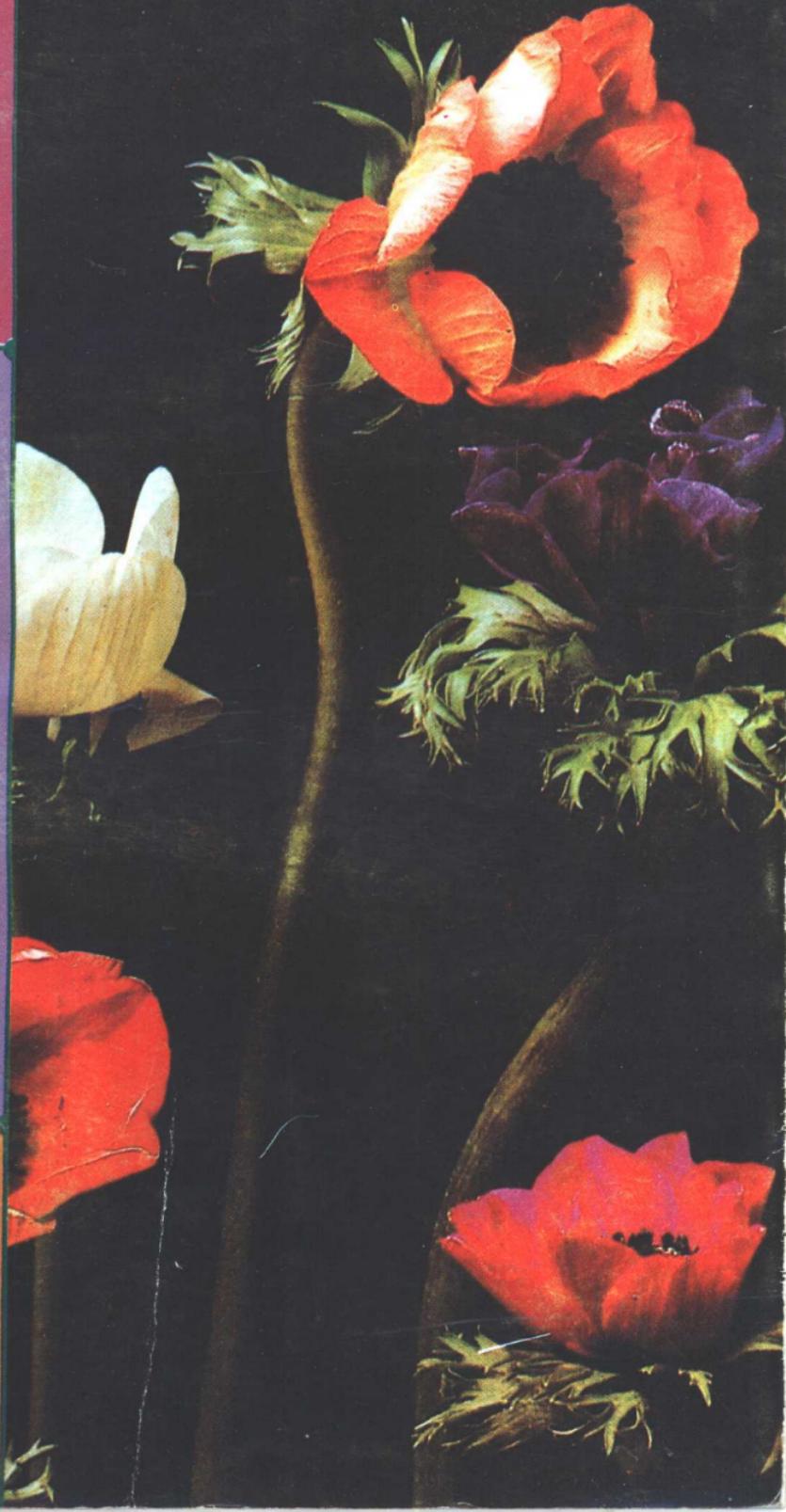


犀牛丛书

乔治·桑情书

黄建华  
余秀梅

译





# 乔治·桑情书选

NY MX



•犀牛丛书•

**乔治·桑情书选**

余秀梅 译  
黄建华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875 插页2 字数97,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9,000 册

ISBN 7-5407-0688-0/I·488

定价：2.80元

•译本序•

## 两颗巨星相遇后的留痕

黄建华

(一)

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的两颗浪漫主义巨星相遇了，击撞起闪烁的火花，留下了惹人注目的痕迹。一个是追求女性自由、不甘忍受封建主义羁绊的女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一个是才华横溢、放荡形骸、被人称为浪漫派的“宠儿”的诗人缪塞(1810—1857)。两人结

成临时伴侣，卷进了猛烈的感情风暴之中，前后经历了三年(1833—1835)的爱情纠葛，这给两人的生活和创作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乔治·桑的《一个旅行者的信札》就在和缪塞的交好的期间问世，后来结集出版，其中不少书简可以说就是写给缪塞的情书。《她和他》则是这位女作家为自己这段生活辩护的作品。

缪塞所受的影响更为明显：著名的《四夜》诗，没有谁不认为与这一段爱情经历密切相关；《回忆》一诗，有人说是他与乔治·桑恋爱的总结；小说《世纪儿忏悔录》鲜明地反映了这次不幸的爱情经历。

没有这两颗心灵的撞击，也许两人的某些作品就不会产生，或者即使产生了也会显示出不同的色彩。总之，两人的《爱情信札》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感情生活以及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是毋庸置疑的。

## (二)

历来编印成书的信札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尺牍之类的各种程式的书信范例汇辑；二是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三是名人（或虽不名

而实有其人)的书信汇集。第一类以实用为其目的，这里且不去说它，这本《信札》当然不属此类。第二类是想象之作，信中的人和事都经过虚构安排，其情节脉络清晰可寻，因为它真正的交流对象不是对方(接信人)，而是一般读者。第三类信中的某些内容只有当事人才知其详情，因为通信的双方彼此熟悉，不少事情只提半句对方便知究竟。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主要区别之点是一为虚(虚构)，一为实(真实)。毫无疑问，这本《信札》是属于第三类的。只要看看信封的日期、邮戳，信中谈及某些与爱情无关的琐事。以及行文的误笔和缺漏之处，便可知晓。的确，乔治·桑与缪塞交往的信件，生前都密封托存于另一人手中，两人死后才启封问世。(本集最后一封信已透露出这一安排。)唯其是真实之作，这本《信札》也就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作家的心境，当时的人情风物，某些作品的写作原委以及出版经过都可以从中窥见一二。集中还有缪塞亲笔画下的乔治·桑肖像，女小说家当时的风貌跃然于纸上。因此，这本《信札》自然也就成为作家研究的珍贵资料。

### (三)

然而两人的《爱情信札》却不仅仅有着史料价值，它还是极其优美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因为它出自两位名震一时的大作家之手，而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掀魂动魄的呼声。请读乔治·桑致缪塞信中的这一段：

我的朋友，愿上帝保持你现时的心境与精神状态。爱情是一座圣殿，那是恋人给一个多少值得自己崇拜的对象建造的。殿中最美的倒是祭坛而不是神灵。为什么你不敢去冒风险呢？无论崇拜的偶像是长久树立抑或转眼间便告粉碎，但你总算建立起一座美丽的殿堂。你的心灵将会寄托其间而且将会令其圣香缭绕。象你这样的心灵想必会产生伟大的作品。神灵或许会更换，而神殿将会与你长存。……

显然，这与其说是情书，倒不如说是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再看缪塞附在信中的小诗：

是你教给了我，可你已经忘记，

记否我心中曾充满了柔情，  
美丽的情人啊，在那幽深的夜里  
我流着泪扑向你袒露的双臂！

你的记忆一旦失去，往事从此消逝。  
这甜蜜的爱情，它曾在生活长流中  
把我们两颗交融的心融进深的吻里——  
是你教给了我，可你已经忘记。

象这样的轻盈美妙的佳作，是完全可以和  
缪塞正式出版的诗集中许多短诗媲美的。

总之，本集子中既饱含诗情，也充满哲学  
意味，蕴藏甚丰，细心的读者总能从中领略点  
什么。

#### (四)

乔治·桑与缪塞都在信中提到了拉图什  
(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的一句名言：“世上两个相  
爱的人儿到天上便化为一名天使。”

的确，历史上好些情人的名字是合二为一  
的。在英国，提到罗密欧就跟着会提朱丽叶；  
在法国，谈及爱洛绮丝就不会不提阿贝拉尔；  
在中国，说起梁山伯谁也不会忘掉祝英台……

缪塞与乔治·桑这两个名字也多少是连结在一起的，只不过两人结合短暂，转成怨偶，终至分手。当初双双携手赴意大利，如同新婚夫妇消度蜜月。不久，彼此因性格不和，发生争执。随后缪塞得病，乔治·桑精心看护。她请来了一位名叫帕杰洛的意大利医生。一天，缪塞在病床上背转身去，却透过镜子看见了帕杰洛与乔治·桑拥吻。于是一场争风吃醋的风暴爆发了。缪塞旋即离开威尼斯独自回巴黎。可两人在感情上依然藕断丝连，不能自己。《爱情信札》为这段生活前前后的状况提供了书面佐证。

这段爱情瓜葛究竟孰是孰非，评论家们的意见历来不一。有的人曾大骂乔治·桑：一个有夫之妇，引诱比她小六岁（《信札》上写的是小八岁）的少年，到了异乡，复又把他抛弃，转而委身于第三者。于是“荒唐”、“淫荡”、“可耻”之类的责备之词便加到乔治·桑的头上。

不过，亦有人同情乔治·桑而指斥缪塞：一个浪荡子，常以喝酒和找女人为乐事。乔治·桑与帕杰洛相好之前，他已另有所向。后来纠缠乔治·桑只是由于他的妒忌，一旦再得

手，转而又对她百般折磨。于是“乖戾”、“偏狭”、“妒忌”之类的非难之词又落到缪塞的头上。

究竟谁是谁非呢？现在两人的信件都展示在大家面前，就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吧。不管怎样，信中所反映的感情的曲折变化，是可以为爱情心理学的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一般读者也是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

## 本书简介

“你以为你是我的情妇，  
其实你不过是我的娘亲……  
我们的才智，在其高超的领域中，象高山上的两只小鸟儿那样互相认识，彼此向对方飞去。然而彼此搂抱得太紧了，我们竟干下了乱伦的蠢事。”（缪塞致乔治·桑）

“你说得对，我们的搂抱是乱伦的行为，可是我们并不知晓……因为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感情是由许多方面构成的，这份感情不能与其它感情相比。世人对此中的情况是绝不会理解的。”（乔治·桑致缪塞）——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和诗人缪塞，两颗年青的文学巨星心灵互相撞击，放射出了炫人眼目的火花，双双被卷入了爱情的风暴之中，酿就了一曲浪漫的艳史。

本书编入的即是这个时期他们鱼雁往来的书信，展示了他们交织着甜蜜、热烈、欢乐、哀愁、痛苦、绝望的复杂曲折的爱的历程，内中充满了对友谊、爱情、幸福、生死等等问题的探究。议论精辟、感情率直坦露；色彩斑驳，通篇文采斐然。整部书信集既具纪实性又具小说的情节性，还兼有散文诗的隽永韵味及诗歌的浓烈情绪。

责任编辑：宋安群

装帧设计：邬永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guo.com](http://www.ertongguo.com)

## 目 次

两颗巨星相遇后的留痕(译序)

黄建华

爱 星 撞 击

乔治桑·塞情书集

#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 致乔治·桑

〔1833年6月24日。巴黎〕

夫人：

冒昧给您寄几行诗，这是我刚才重读《安蒂亚娜》<sup>①</sup>时写下的，我读的是阿秋在她的女主人房间里会见莱蒙那一章。我的诗浅薄得很，如果不是想借此机会向您表达真挚而深沉的景仰之情，我也许就不会向您呈上受此感情激发而写下的诗句了。

夫人，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阿·德·缪塞

### 【附于前信之后的诗句】

桑啊，你何处亲睹笔下的惊人景象：  
半裸的阿秋，横陈在安蒂亚娜床上，  
正与莱蒙交欢，似醉如狂？

---

① 乔治·桑的第一部小说，写于1832年。

你凭谁授意，写下这火热的篇章：  
——爱情张开着颤栗之手，  
枉自把幻梦中的偶像寻求？

你心中也有如此的愁苦经历？  
莱蒙感受的，竟是你的回忆？  
乔治啊，所有这些茫然的苦痛思绪，  
此等充满巨大空虚并无幸福的欢愉，  
全是你的臆测，抑或你曾亲历其事？

这不是最真实不过的情景么？——  
可怜的阿侬，眼挂泪花，满怀愁肠，  
向她的情人献上女主人的佳酿，  
她以为幸福不过是一夜的欢狂，  
肉欲之乐，即如花之芳香！

而那圣洁的人儿，那天使般的妇人——  
纤弱的安蒂亚娜，浑身一片幽香，  
莱蒙眼看她飘然远逝，而她神奇的身  
影  
却象飘忽的幽灵，竟显露在镜子之  
上。

乔治啊，她不就是那苍白的未婚妻？  
——欲望的天使是她永久的情人。  
此种始终超乎一切爱情之上的  
非常爱情，那不就是理想的化身？

有谁向她奉献自己的灵魂，  
有谁在娇躯上吻着另一妇人的幻影，  
有谁想从美色吸取现实中的理想琼  
浆，  
这样的人啊，该是多么的不幸！

他这个冒失鬼，要不是阿萩漂亮，  
要不是留不住夜里的短暂时光，  
他在床上接受阿萩拥吻，也还会想着  
他人，  
这个莽汉子啊，是多么的不幸！

第二天清晨来临，失望的阿萩，  
怀着一片忠诚、悲痛欲绝的阿萩，  
舍下那个鄙弃她的男人，  
追随奥菲丽亚，自尽于水中。

而那骄傲的心灵，对她全不了解，  
他徒然地爱上别人——是吗？雷丽  
亚。①

1833年，6月24日

---

① 乔治·桑的作品《雷丽亚》(1833年)中的主人公。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致乔治·桑

[1833年7月]

夫人，这就是您希望读到的片段，它一部分在我的纸堆中找出来，另一部分是我凭回忆追写的，能够把它找回来，我甚感快慰。请做件好事，不要让别人分享您那小小的好奇心。

星期二

阿·德·缪塞